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潤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𤇆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鄉

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
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
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
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
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

要正人心乎 徐錢指心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已字身字我字[illegible]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illegible]貢言多學而識之又[illegible]以爲非[illegible]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
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
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
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
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彝

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箇最喫緊最親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爲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不屑備禮義不忍觳觫成王業至於顙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是燎原燎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藴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日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
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
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
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
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
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
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即思之不睹不聞
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
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直見

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貉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人不可自輕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蠡測曰已上皆孟子掃踪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無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
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
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
陶鑄人處真是點鐵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
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
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

圓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鄒氏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

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為可為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為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良知不狥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為其所為欲其所欲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蠡測曰孟子諸所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

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
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

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眞是一字一

淚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所不爲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

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爾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曰吾以萬物爲齎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歿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才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即是畏死生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屛山

作孔子論專言生死昇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哉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衮作一片說朱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蠡測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捴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捴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捴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

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實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方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矩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于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徊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立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議語學廢於揣度逼學廢於偏黨熟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
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
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槩唐大礪金
砮可以射矣而歛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
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
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
筆累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
發奧藴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
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眞聖門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
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意聖賢相傳一道也前
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
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
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
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
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蕚門圭竇密契聖
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
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我欲賤
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
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
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
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
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究竟只明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傳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
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
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
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
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後無見於先（愼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鈃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傳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傳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臧讀爲藏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滿當爲兩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放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一謂心也危之戒懼也微謂偏側充滿之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

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
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
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
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肯字）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極妙） 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 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

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不諷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

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

兵爲哉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

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路以穿月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

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攭音戾 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晦暝也）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爲亟）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問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霆震擊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若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桂蚑食之謂）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頭類馬首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繭亂絲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鐵所出也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長尾綫也剽杪末之意鋒也）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亟詞）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狀其形管所以藏也）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蠶

測日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

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
爲明妙郎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
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
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
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
神也末取象於箴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箴
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
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
蔽重爲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
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
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況性
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
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
善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
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後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
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

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
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
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

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勿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荀卿篇 睪睪與皡皡同　涫音貫涫涫沸也

聖學宗傳卷之二終